



【读史札记】

元宵赏灯诗话

□于永军

农历正月十五,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元宵节,又称“上元节”“灯节”。据《岁时杂记》记载,这是沿袭道教的陈规。道教把正月十五称为“上元节”,七月十五称为“中元节”,十月十五称为“下元节”。

早在汉文帝时期,正月十五就是一个传统节日了。汉文帝登基是在周勃勘平“诸吕之乱”之后,平乱之时恰好是正月十五,因此,此后每年这天夜晚,汉文帝都要出宫“与民同乐”。“夜”在古语中又叫“宵”,于是,汉文帝就把正月十五这一天定为元宵节。不过,当时还没有放灯的习俗。到了汉明帝永平十年,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,汉明帝敕令在元宵节点灯,并亲自到寺院张灯祭神,以示对神佛的尊敬,从此开启了元宵放灯的习俗。洪迈《容斋三笔》卷一云:“上元张灯,《太平御览》所载《史记·乐书》曰:‘汉家祀太一(天帝),以昏时祠到明。’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,是其遗事。”诚然今天看到的《史记》中没有这段文字,但见诸文献的元宵张灯溯源,此为较早者。

到了隋朝,元宵张灯习俗已经非常流行。隋炀帝有诗《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》,以“法轮天上转,梵声天上来。灯树千光照,花焰七枝开。月影疑流水,春风含夜梅。幡动黄金地,钟发琉璃台”的描述,展现了隋代元宵张灯的热闹景象。

到了唐代,闹元宵活动又有蓬勃发展,唐玄宗将元宵张灯一晚延长至三晚。初唐诗人卢照邻的《十五夜观灯》:“舞彩遥分地,繁光远缀天。接汉疑星落,依楼似月悬。”张祜的《正月十五夜灯》:“千门开锁万灯明,正月中旬动帝京。张说的《杂曲歌辞·踏歌词》:“龙衔火树千灯焰,鸡踏莲花万寿春。”这些诗词均反映了唐代元宵张灯结彩的盛景。

宋代元宵灯市更为壮观,不仅把元宵放灯由三日增加为五日,民间灯火更胜于唐。宋代词人辛弃疾写道: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宰相王安石也有咏吟:“车马纷纷白昼同,万家灯火暖春风。”宋人庆元宵的盛景跃然纸上。

元、明、清三代的元宵节依然是一个重要节日。处于金、元时代的元好问有首《京都元夕》:“袞服华妆着处逢,六街灯火闹儿童。长衫我亦何为者,也在游人笑语中。”诗人以纪实的笔法,生动描写了金代京都元宵佳节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。明代将元宵放灯的时间改为十夜,并增设戏曲表演,各地元宵前夕都开设灯市。李梦阳的《汴京元夕》写道:“中山孺子倚新妆,郑女燕姬独擅场。齐唱宪王春乐府,金梁桥外月如霜。”诗中描绘了元宵夜汴梁的繁华,反映了汴京元夕戏剧演唱的热闹景况。清代写元宵夜的诗句也数不胜数,如董舜民的《元夜踏灯》,以“百枝火树千金屐,宝马香尘不绝”的记载,写出了清代元宵节的情景;姚元之的《咏元宵》,用“花间蜂蝶趁喜狂,宝马香车夜正长。十二楼前灯似火,四平街外月如霜”的佳句,描述了元宵节的热闹与浪漫。

古代统治者何以在放灯上大音高声,民间百姓又为何喜爱张灯?除了营造

节日氛围之外,这一习俗得以延续,有几方面原因。

首先是蕴含了对国泰民安的期盼与祝愿。李商隐的《观灯乐行》,用“月色灯山满帝都,香车宝盖隘通衢”,真实描写了大唐帝都长安城正月十五闹花灯,街上人山人海,香车宝马造成交通阻塞的繁荣。这与曹操在《蒿里行》中描述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时的情景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相映照,令人倍感享受太平的幸福。宋代女诗人朱淑贞的一首《元夜》,用“夸豪斗彩连仙馆,坠翠遗珠满帝城。一派笑声和吹鼓,六街灯火庆升平”的诗句,表达了人们对国泰民安的喜悦之情。“后七子”领袖王世贞写《上元夜帝御龙舟观鳌山恭述》说:“紫禁鳌山结翠游,升平故事雅宜修。春回九陌风仍暖,月出千山雾乍收。烟火楼台疑化国,高明世界正宸游。”这里所蕴含的同样也是对国泰民安的颂扬。

同时彰显天下同乐的盛况与欢乐。唐代宰相苏味道《正月十五夜》,被称为元宵诗“绝唱”,其中写道: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。游伎皆秣李,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禁夜,玉漏莫相催。”诗歌把长安城里元宵夜官民同乐的盛况和兴致表达无遗。宋代,鳌山灯常为灯会的压轴戏,此灯气势恢宏、体量巨大、叠翠堆金、浮光耀影,寓“江山永固,长治久安”之意。帝后、嫔妃、臣僚都要在特定的时辰观赏鳌山灯,郑玉的“对簇鳌山十万人,皇都今夕几分春”(《元宵》),柳永的“十里燃绛树。鳌山耸、喧天箫鼓”(《迎新春》),都以留此存照的笔法写下了朝野共乐的赏灯场景。明代才子唐寅的一首《元宵》,以“有灯无月不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春到人间人似玉,灯烧月下月如银。满街珠翠游村女,沸地笙歌赛社神。不展芳尊开口笑,如何消得此良辰”的特写,铺开了一幅江南民间过元宵节的生动画卷。

元宵节的重头戏闹元宵,一个“闹”字,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元宵节是新年的一个“狂欢节”,这也适应了百姓的文化需求。这一晚,禁锢于传统礼教的未婚男女可以比较自由地互相接触,有了表达爱情的机会。欧阳修的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(《生查子·元夕》),朱淑真的“但愿暂成人缱绻,不妨常任月朦胧。赏灯那得工夫醉,未必明年此会同”(《元夜》),辛弃疾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(《青玉案·元夕》),所描述的都是元宵夜有情人相会的情境。“猜灯谜”也是元宵节流行的一项活动。谜语悬于灯上,供人猜射,既能启迪智慧,增添乐趣,又能烘托喜气洋洋、平平安安的气氛。在缺少大众文娱活动的旧时,这显然也是一项颇受百姓欢迎的群体活动。

“一曲笙歌春如海,千门灯火夜似昼”“通宵灯火人如织,一派歌声喜欲狂”。元宵节赏灯之魂,在于一个“赏”字,赏的是喜悦心情,赏的是盛世美景。赏的背后是对国泰民安的珍重与守望、对太平盛世的追求与奋进,而不应该是久享太平的安而忘危、沉湎于安逸的乐而忘忧。欣逢虎年,发扬虎虎生气,踔厉风发,笃行不怠,这当是“万家灯火”的应有底色和精神风貌。

□王兆贵

对于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上班族尤其是染上“围城疲倦症”的人来说,闲暇时总归不能老是宅在家里刷微信,因此也就特别向往诗和远方。不知你想过没有,诗和远方有关系吗?

从语义上说,什么是诗、什么是远方,大家都懂。可是,说起两者的关系,就稍显复杂了。

有人游说,学会把日子活成诗;有人自慰,诗意栖居。这当然好,问题是,银行卡里能够支配多少钱?锅碗瓢盆怎么办?也许有人会说,诗意栖居不在于钱多钱少,在于心境。就像陶渊明那样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要知道,“五柳先生”陶潜当年曾任江州祭酒、建威参军、镇军参军、彭泽县令等职,因厌倦了宦宦生涯,于是从县令的位置上挂印辞职归去来兮。他手头倘若没有一定的积蓄,足够的雇工,靠什么置办田园、打理生活?桃花源很美、很理想、很超脱,比托马斯·莫尔构想的乌托邦早了一千多年,但这不过是陶老先生幻化出来的梦境,或者说是个美丽的传说,美固美矣,值得憧憬,却当不得真。

正如鲁迅先生所言,凡是有名的隐士,总是已经有了“悠哉游哉,聊以卒岁”的幸福。不然,朝砍柴、昼耕田,晚浇菜、夜织屨,又哪有吟诗作文、品茗赏画的闲暇?陶渊明先生是赫赫有名的大隐、田园诗人,自然他并不办期刊,也赶不上吃“庚款”,然而他有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”,家中还有“童仆相迎”。要不然,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,也没有饭吃,整日要为生计发愁了。

按理说,诗意栖居无所谓远近,心中自有诗意,处处是远方,触目有灵感,落笔即成诗。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“闲坐小窗读周易,不知春去几多时”是近景;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“晴天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,镜头就拉开了,但也还是遐想。若能像李白那样“挥手自兹去”“孤蓬万里征”,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远足,再浪漫不过了。其实,只要你没有那么一份闲心,你处旷野也能感受到春暖花开,又何必面朝大海呢?只要你别“沉醉不知归路”,又何必历尽千帆呢?至于说归来仍是少年,那要看你在外有多久,倘若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,就休怪村童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了。“洞中方七日,世上已千年”,那是从仙窟归来的神话。现如今,人类已经在天上生活变为现实。按照狭义相对论的算法,天上一日、地上一年,那么,航天员在轨驻留六个月后归来,就是一百八十

多年。可是,航天员返回地面后,尽管会有相应的生理变化,但在年龄上只是同步地增加半岁,并不会变成老寿星一样的存在。借用浪漫的类比,说他们归来仍是少年,不也是恰当的吗?

事实上,诗和远方是两大精神追求:诗歌陶冶心灵,抒发情感;远方开阔视野,增长见识;两者的交叉点就是情趣,或者说是人生的调味品。在现实生活中,视角不同,感受也就不同,于是就有了“半是烟火半是诗”的意境。诗里也有远方,远方也有诗意。因为故乡虽好久也厌,熟悉的地方没风景,距离产生美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所以就有了“世界这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的欲望。走遍大江南北、周游四海五洲的人,尽管也有疲惫,却也乐在其中。古人说“人生如逆旅”,反过来说,逆旅也能快意人生。诚然,李白也,苏轼的逆旅是被迫的,却同样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。诗与远方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和谐的一致、一致的和谐。

城市的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好处和方便,但由于它阻隔了我们与大自然的亲近,疏离了我们与大自然的感情,时日一久,许多人渐渐感到烦闷,感到焦躁,感到压抑,便想挣脱这人造的囚笼,谋划着四海云游。可是,以人口密集的都市为轴心,现代化的足迹正在向人烟罕至的地方延伸,即便是来到广袤的原野,我们还能看到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吗?即便是走近浩瀚的戈壁,还能看到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吗?即便是站在江边,还能看到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吗?但无论如何,视野的开阔总能舒缓困顿的心灵,让人心旷神怡,总能消解虚空的愁绪,让人脚踏实地。至少,也会让干涩的眼球变得湿润,疲乏的瞳仁变得活泛。

但凡有点“余粮”“余墨”“余乐”的人,都不甘于单调乏味的日常,不甘于司空见惯的风景,都需要放松自己、放飞自己、开阔眼界、愉悦身心,否则就活得太物质、太劳累、太逼仄、太窘困、太憋屈、太苟且、太无趣了。即便不能赋诗填词,也需要诗情画意的濡养、音乐歌舞的闲适。如今大爷大妈遛弯,手里都拎着个随身听,就连公共环境做保洁的人员也塞着耳机听音乐。温饱是刚需,娱情是滋补,物质追求与精神享受并行不悖。为什么有人羡慕“那时慢”?也是这个道理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诗和远方的不解之缘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